

辛亥革命中的淮阴人物

纪念辛亥革命二十周年

朱爱民

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壮举，它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；将中国推进了现代社会的轨道。在辛亥革命中，有无数的革命志士为了共和、为了美好、为了明天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在全国有武汉首义的刘复基、彭楚藩、杨洪胜三位烈士；淮海涟泗一带，淮安有周实、阮式烈士，泗阳有韩恢、蒋太寅烈士，涟水有张大卓、贾伯谊烈士；淮阴呢？据史籍记载，淮阴亦有志士慷慨赴难。本文略作简介：

1906年，20岁的淮阴古寨人陈海南南下金陵，闯荡世界。古寨于抗战前隶属于涟水，陈海南生于1886年，少年时的随乡儒饱读四书五经；1906年秋，陈海南南下金陵，误从警界，但由此加入同盟会，1907年，徐锡麟在安徽刺杀清吏失手，连累秋瑾在浙江就义，引起同盟会员的激愤。陈海南因语多不慎，遭上峰猜忌，遂辞职回淮。在其后的几年中，陈海南几次南下又几次归里，与嵇翥青、汤益斋等人相往过从，宣传革命。

当时，革命力量在各地积蓄、扩张着。

科举废除，西学兴起，1907年前后，目前知晓的两位淮阴末科秀才吴引湘、秦选之投考南京的两江师范学堂。同时，淮安的末科秀才周实亦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校。

秦选之（1875—1969），字国瑞，西坝人，家庭贫苦，幼时得过大天花，生过疮痘。稍长，为糊口，跟师傅学剃头，因手拙不成；又学裁缝，由脑笨而罢。为生计，再给私塾先生做书童，谁知秦选之每天在窗口静听，感动塾师，两年后参加淮阴末科童子试，一举夺魁。

在金陵，秦选之、吴引湘结识了周实、贾伯谊等当时的江北才俊；1909年11月13日，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“南社”在苏州成立，秦选之随之加入，从此与柳亚子多有唱和；周实在1910年农历六月创立南社的分支淮南社，秦选之、吴引湘积极协助周实组织“淮南社”，秦选之旋又加入了“同盟会”；辛亥首义后，秦选之参与“光复淮阴”策划行动。

吴引湘（1875—1938），字楚兰，号默存，渔沟人。清末邑庠生，因科举废，吴引湘去南京，考入“两江优级师范学校”，后毕业奖给“举人中书科中书”。

1909年11月21日，在周实的组织和鼓动下，南京的淮安府籍学生和旅居人士成立了“淮属旅宁同乡恩亲会”，晚清举人吴昆田的儿子吴悚任同乡会的主任。南社及淮南社等文学团体，虽主旨偏重于文学；恩亲会等同乡会注重乡籍情意，而恩亲会实则是反清志士联络、孕育、集聚革命力量的隐形基地，当时的陆军小学学生、辛亥年参加南京光复革命行动、后来为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涟水人顾祝同和同学泗阳人韩德勤，都是淮属旅宁恩亲会成员，而文学之士秦选之和吴引湘亦在其中。

1910年，20岁的淮阴区南集人胡抱一只身走沪，从事革命活动。胡抱一幼年丧父，后为姑母及长兄胡汉卿扶养成人。为推翻清王朝，他在上海与陈其美设精武协会，培养革命军事人才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辛亥革命爆发。武昌首义，淮阴人张三世参与其中。张三世（？—1913），字一同，清河县丁集张圩人，少年聪颖特异，读书之敏睿，十倍于其他儿童。张一同早年在学校读兵书，辛亥革命中，曾以计策敬献给辛亥革命的起义军首领黎元洪，但未能得到重用。张煦侯的《淮阴风土记》有载生平。

辛亥年十一月上旬，驻扎南京的新军为策应武昌起义，围攻南京城，失利，退向镇江的高资，在与清军提督张勋所部的战斗中，淮阴人周振铎奋勇作战，终不幸被俘。周振铎（1892—1912），清河县马头人。幼从父周芝荣习诗书。鉴于清廷腐败无能，周振铎毅然投身革命，加入新军，驻守镇江一带。周振铎被俘后，张军见其年轻英俊，未即杀害，许其重用，诱其投降。并询其所需，但周振铎秉其忠义，大骂张勋为虎作伥，高呼“我要张勋的人头，别无所需。”几经威逼利诱，不为所动，周振铎惨遭杀害，尸骨无存，时年20岁。《淮阴县志》有载周振铎生平。

辛亥之秋，陈海南再游江南，闻文昌首义讯息，欲前往。夏历九月十四日，陈海南赴清江浦。此时，清江浦的清兵十三协中的同盟会员赵云鹏、龚振鹏等率军举事，攻打淮阴城，策应武昌起义。由于赵云鹏二人限于资历威望，官兵入城后弹压不住，士兵群龙无首，遂抢掠财物，市面极其混乱，起义功败垂成。六师附小主事（校长）李更生挺身而出，组织18名商人，推原来的江北军事参议官蒋雁行为江北都督，维护市容秩序的；稳定局面。李更生应该也算是辛亥革命人物；陈海南见证了清江浦的光复。

周实在辛亥革命中牺牲于淮安，1912年9月26日，余天遂、周伟、吴楚兰、秦选之等9人在《太平洋报》发表启事，重组淮南社。

中华民国成立后，袁世凯窃取总统位置，倒行逆施，引起国民党人的愤慨，遂于癸丑年即1913年发起“二次革命”，张一同积极参与，谋事不成，死于通州。在1914年前，河北的通州和江苏的南通都称通州，俗称南北通州。县级名称统一确定后，北通州仍叫通州，南通州改称南通。《淮阴风土记》写于1936年，因此推测此通州是在北京。

民国建立后，胡抱一转赴南京，担任孙中山先生卫士前后达5年之久。第二次革命失败后，国民党人灰心变节者很多，而胡抱一却矢志不变。与张继、杨虎、景定成诸人从事地下工作，积极参加由中华革命党发动的反袁斗争。随后，又与王亚樵、韩恢为反对江苏军阀李纯至苏北洪泽湖一带组织军事活动。

1926年，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。苏沪一带民众风起云涌，响应革命军，胡抱一这时赴上海并任上海别动队司令。陈海南亦随军北伐。

1932年，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率部入西北，胡抱一随军奔走西安、兰州、天水、汉中之间，协调军民关系、安定地方，使西北数省安定而繁荣。

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为求抗日于西安临潼华清池对蒋介石实行“兵谏”。事变中，胡抱一与萧赞育（当时陪同蒋介石由洛阳至西安）、王新衡等人被拘留在西京招待所。萧赞育曾经忆述当年情况，谈到胡抱一时，说胡生性豪爽，曾经因革命人狱多次遭受折磨，而他拯救民族的矢志不改。事变发生后第九天张学良将军派人将胡抱一找去，希望他能找到电台及密码电，顺利便能和外界沟通。当时，胡抱一不辞劳瘁，积极联络，周旋协调；并与顾祝同至潼关与东北军谈判，使东北军与中央军结束对峙，一致抗日。由于圆满完成任务，蒋介石致电嘉奖。1936年，胡抱一领中将军衔，出任甘肃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并兼任保安总司令、八战区参议兼西安至兰州、西安至汉中两路工程的建设处处长。

1943年7月4日，为了移民事宜，胡抱一去新疆途中竟遭暗袭，不幸牺牲；享年53岁。胡抱一后被安葬在西安南门外翠华山麓。葬礼由民国元勋张继主持，并撰写墓志铭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陈海南归里以教私塾糊口，1940年，他应老同事李明扬之邀，以年过半百之躯，复投笔从戎，参加抗日。约两年后，因脑溢血病故于军中，完成了他的马革裹尸之志。由于战乱年代，具体的病逝日期、地点，至今不明。但民间有传说在陈海南病重之际，回到渔沟，死后安葬于渔沟。淮阴的历史学界研究者也没有从泰州的角度，从“泰州二李”的历史资料中去查证陈海南病逝的具体过程文字记载。

有趣的是到了1920年代末，吴楚兰的儿子吴觉在中学参加学潮，被省教育厅开除学籍。吴觉回到家，时任省立第六中学（今淮阴中学）学监的吴楚兰一句没有责备儿子，反而当吴觉面对国民党政府腐败。其后，吴觉参加共产党组织，被国民党当局四次逮捕，险些丢命，但吴楚兰不遗余力营救，从不责怪。吴觉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一情景，可能吴觉也没有知晓原委，总以为父亲是舐犊情深。而吴楚兰的孙子辈更是惶惑不解，一个教书为生的祖父怎么这样宠爱父亲，任其作为，但总说不出个所以然。近年研究南社的丛书之《南社与淮盐》分册中记有吴楚兰的文字，我拍照给吴觉的子女看后，他们恍然大悟，说以前是读懂了父亲的文字，但没有读懂祖父的心意：原来祖父“实践在前”，父子俩是“一脉相承”。看了之后，他们就理解了。其实吴楚兰是深感国民党的阶级局限性，不能承担拯救中华民族的大任，所以之所以支持儿子造国民党的反。

对于秦选之是南社成员，当代人仅见于秦的学生回忆文字，未见一手资料。2015年，我偶得一本研究南社的书籍《南社与淮盐》。原来已有学者在全面研究南社这一历史社团。带着疑问，我又与赠书人联系，请查阅南社有否秦选之此人。该君查后告知有此人，但是，他们却把秦选之的籍贯误成江阴。可能研究者以为柳亚子是苏州人，因而凭有个“阴”字，猜秦为江阴人了。可惜可惜，一字之误，让南社“少”了一位淮阴诗人；又让世人少知淮阴一辛亥英雄。

辛亥革命志士的热血激励了许多后来者，如张同一的堂弟张一平，参加国民党，后来结识吴觉，抗战期间坚定地与共产党携手战斗，最后进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共产主义的奋斗者。

可能由于疏忽，淮阴人除了周张胡三位英雄外，还有不少参加辛亥的志士，热诚献出一己之力，其壮举散见于各种文字，而没有被历史系统地记录下来。本文也是挂一漏万，期待有更多的史实资料，来书写淮阴辛亥的辉煌一页。

冰天雪地里雕铸的钢铁精神

——记老革命战士张兆祥（选段）

■ 张沂

1950年1月，88师改隶9兵团（包括20军、26军、27军，兵团司令员宋时轮）26军（26军军长张仁初），作攻台准备。不久，部队从上海移防山东滕县、东北辽宁抚顺、吉林临江。1950年11月，参加抗美援朝。

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，有的地方还存在着严重的匪情。88师驻扎上海崇明岛时，264团驻防在浦东。

1949年9月6日，师长吴大林带着警卫员乘坐“鸿生”号轮渡从外滩码头赶往崇明岛，途中遇到匪特袭击，警卫员等四人牺牲，吴大林师长在群众掩护下脱险，匪特被机帆船接应逃走。88师发起了由副师长王志增、政治部主任孙良浩任正副指挥，政治部保卫科长徐亚球等人负责的防匪肃特行动，崇明岛治安形势才有所好转。

部队移防山东时，张兆祥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敌情观念。有一次跟随团参谋长外出执行任务，在拥挤的集市上，一名土匪想借人多的机会偷参谋长的枪，土匪刚把手枪拿到手还没有来得及开溜，一双铁钳子一样的大手从天而降，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腕，眼明手快的张兆祥同志一举把土匪擒获。年轻的张兆祥同志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革命纪律性，时刻准备为党、为革命而投入战斗。

1950年11月16日，26军离开抚顺至吉林临江，19日，全军跨过鸭绿江。其中88师进至乾下洞、西湖洞、中洞、新兴洞地区。22日23时前，全军完成了集结待命任务。

1950年秋季至1950年冬，张兆祥同志在师教导队接受培训，进入朝鲜后，88师教导队撤散，张兆祥同志被分配到88师264团通讯排担任通讯班长。

志愿军9兵团部队入朝，在东线长津湖一带参加了第二次战役，形势非常艰苦，穿的是在国内上海温带地区配发的一斤棉花的棉衣，在朝鲜寒带地区零下40摄氏度气候下，冷得吃不消，朝鲜老百姓的房子被美机轰炸焚烧所剩无几，我们军队住的是雪山挖洞，吃的是自己携带的干粮，很少有兵站补充，一两天吃不到一粒粮是常事。每晚行军路程都在100—120里以上，打的是美军的飞机、坦克加大炮。在战场上敌人的飞机坦克铺天盖地，完全是现代化作战。我们志愿军是小米加步枪，条件非常艰苦。东线作战，志愿军9兵团指战员因严寒和饥饿导致减员很多。在东线战场，88师的淮海子弟兵们作战英勇，不怕牺牲，经受了严峻考验，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二次战役结束后，部队转入咸兴地区修整。

1951年2月，88师撤编。淮海子弟兵的心里都憋着一口气：我们还能不能打胜仗？我们还能不能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？在后来的第四次第五次战役中，淮海子弟兵用实际行动，用血与火证明了自己！他们无愧于是最可爱的人！

志愿军九兵团血战长津湖，取得了艰巨的战果，打击了敌人！志愿军的顽强精神永存！

1951年6月，第四次、第五次战役后，原264团领导上调分配，团部机关人员和26军77师合编，264团通讯排与77师通讯排合并，原77师通讯排班长任排长，原264团通讯排长张兆祥任副班长。在通讯排，他常常要冒着炮火把指令送到前线指战员的手上，有时还要到前线了解敌情。有一次他到驻有敌人的一个院子里执行侦察任务，随行的一位战士在外边接应。任务完成刚要回撤时，被敌人发觉了，在这危急关头，张兆祥同志几个箭步跃上围墙，敌人在墙里拉他的脚，战士在墙外拉他的手，有幸的是，他被战士拉到了墙外，顺利归队。

没有多久，1951年的秋季，张兆祥同志又从77师通讯排调到77师230团二营四连连副班长，他

与战友们坚守五圣山前的454.4高地有4—5个月，454.4高地对面就是美军占领的半个鸡雄山，与他们排阵地相隔的距离只有100多公尺。刚调到战斗排，张兆祥同志就冲锋在前，带领战士们勇敢接敌，一次歼灭7个敌人，另一次歼灭9个敌人，让战士们对原来的师通讯排副班长刮目相看！

在朝鲜战场上，张兆祥同志和战友们一起从长津湖到江边，从三八线到平（康）金（化）前线，先后参加了第二、第四、第五次战役和五圣山阻击战，阻击美陆战1师、美2师、美25师和伪9师北进。在军、师首长的指挥下，在团营连指挥员的带领下，淮海子弟兵们发扬我军勇敢的刺刀精神，不怕牺牲，打出了淮海子弟兵的威风，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风，受到了军首长、兵团首长的高度赞扬。

正是抗美援朝的胜利，在政治上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，在经济上保障了国家恢复建设，在军事上也打出了国威军威！

在德川地区休整半个月后，1952年6月5日开始，26军从朝鲜回国，6月16日，全部到安东市集结。稍事休息后，坐火车抵达山东。



左图：上午，团政委陈万庆（中）率机关人员至332高地下的160高地2营休整地看望部队。陈政委（中）向副团长张兆祥、教导员王传忠了解战况。



右图：在一片榕树林中，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张副团长正在给几位营连领导讲作战要领。

父亲心中的长津湖战役

■ 孙继

电影《长津湖》，火爆了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，也让父亲的形象总是在我眼前浮现。有一次我梦见他，成了东北野战军三纵打下锦州配水池后上阵地送饭的老炊事班长，满地的战友倒在阵地上，他冒着满桶的猪肉炖粉条呼喊着战友的名字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理他。其实，他没有打过锦州，他是一名新四军老战士，参加过孟良崮、淮海、渡江、上海等一系列战役，当时属华东野战军八纵，入朝参战时编在26军88师。在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长津湖一战中，他负责团收容队，在他的记忆中，长津湖的战场远比配水池更加残酷惨烈，这是他一生最难忘记的记忆。

父亲孙宝明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行政级别14级，最后的职务是江苏省淮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但在我心中，他永远是一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思想从上到下都不同程度的存在。这一切，为部队入朝后的第一仗埋下了艰难的伏笔。

战后几十年，中国和美国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老军人和一些记者，在描写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长津湖战役时，最集中的描述就是6个字：最寒冷的冬天。朝鲜的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，坐落在朝鲜北部的盖马高原，该地区平均海拔1300多米，冬季的平均温度可达到零下30摄氏度。1950年11月，朝鲜北部遭遇了50年一遇的寒流。美军在战斗结束后的总结报告中记载，长津湖地区的气温，正午时分最高气温仅为零下25度至零下20摄氏度，凌晨的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5摄氏度。26军作为战役预备队紧急入朝，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严重不足，还没有拉开枪栓，就被残酷的严寒冻死冻伤上千人。父亲的两只脚，被冻掉了3个指甲盖。

根据志愿军总部的战役构想，九兵团这支华东劲旅准备用全兵团15万人，包围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及相关部队的3万人，像解放战争时期对付国民党军一样，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。

26军于12月3日投入战斗。在这之前，20军和27军已经和武装到牙齿的美“联合国军”进行

了解除攻台任务，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，准备赴朝参战。10月17日起开始分批北上。父亲所在的88师263团于10月25日到达山东滕县进行整训。11月5日，在隆隆开进的火车上，部队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了有关作战命令，不是南下，而是北上，直接入朝，投入东线作战。11月12日，部队抵达辽宁抚顺进行换装，补发冬季服装等御寒物资装备，但显然缺口太大。就这样，在后勤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，身着华东地区的薄棉衣，脚穿胶鞋和布鞋进入了朝鲜的冰天雪地。

开进途中，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。大家裹挟着解放战争横扫蒋介石百万大军的雄威，认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联军只有区区30多万人，我们九兵团入朝，只要打三仗就可以解决问题。这种轻敌的思想从上到下都不同程度的存在。这一切，为部队入朝后的第一仗埋下了艰难的伏笔。

父亲得到命令，便组织人员收拢掉队的官兵。对一些因饥饿寒冷而冻死的烈士，把他们的遗体集中起来，每个人做好标识，待战斗结束送后方。对一些重伤病号，及时组织送往后方医院。对一些轻伤病号，把他们编成组班，做好思想工作，相互照顾，就地疗伤。一些可以参战的伤员，组织起来送往前方部队。

为了尽快赶往作战指定地点，部队大白天冒着美军飞机的轮番轰炸，在没有防空措施的情况下，不顾一切进行急行军。当时部队在空旷的原野上无处躲藏，遭受了严重的伤亡。师长吴大林乘坐的汽车被炸毁，司机被炸死，他本人受了轻伤。

263团作为先锋团一路艰难挺进，赶到狙击地时，发现积雪的公路上有清晰的车辙印，很显然美军已经开始撤退。团长曹通三立刻命令部队追击撤退的美军。部队迅速下山沿着公路向南追击，指战员用两条腿硬是在雪地里追到了美军突围出去的坦克。美军也发现了追击的志愿军部队，坦克调转炮塔，迎着志愿军就开了过来，炮弹和高射机枪像暴风雨一样向我军疯狂压过来，惨烈的战斗由此展开。我军指战员都是第一次和美军作战，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猛烈而持续的火力，但美军也从未遇到过如此坚韧意志的对手，双方的血拼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。父亲一说到长津湖之战就泪流满面，深深叹气，他说：“美国鬼子躲在坦克里向我们开炮，一发炮弹打过来，我们就倒下一大片，一个连队上去几个小时就没了，后面的连队再上去。这就是跟美国佬玩命哪！”

长津湖一战，我志愿军九兵团以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，将美军彻底赶出了长津湖地区，美军伤亡